



慈善老板

谢伯恩 著

线装书局

慈善老板

谢伯恩 著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慈善老板 / 谢伯恩著. -- 北京: 线装书局,
2016.6

ISBN 978-7-5120-2280-5

I. ①慈… II. ①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7046 号

慈善老板

作 者: 谢伯恩

责任编辑: 曹胜利

装帧设计: 美迪文化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发行部) 64045583 (总编室)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睿和名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38

字 数: 47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68.00 元

目 录

MU LU

第一章	走出绝境	001
第二章	临终遗嘱	015
第三章	文剿危险	027
第四章	患难夫妻	049
第五章	取宝救灾	070
第六章	少年老板	087
第七章	红顶商人	112
第八章	“候补”右派	132
第九章	“文革”上山	152
第十章	救人求援	173
第十一章	问心无愧	206
第十二章	心病良药	229
第十三章	父女同学	251
第十四章	从政有失	280
第十五章	遇险呈祥	300
第十六章	意外首金	318
第十七章	异国良缘	339
第十八章	“回家种粮”	366
第十九章	雪峰基金	387
第二十章	“含发兄弟”	412

第二十一章	雪峰集团	442
第二十二章	企业文化	472
第二十三章	父子相认	495
第二十四章	生活真谛	518
第二十五章	艺术珍品	547
第二十六章	豪门之秘	576

第一章 走出绝境

“哗啦—轰隆”一声巨响，言顺只觉得树梢迎面扫来，身体一抛，好像跌进一个黑洞里；慢慢地，在什么地方透出朦胧的光亮，又仿佛感到自己在云层里飘浮，他只想抓住什么，拨开云雾，找寻下面的亲人。一阵枪声传来，言顺惊觉过来，他一摸，发现自己躺在地上；睁开眼，看到树木山林。又一阵枪声，言顺清醒过来，他下意识抓起腰间的枪，挣扎着爬了起来。一个清脆的声音喊道：“舅舅醒啦！舅舅活了！”言顺一看是杨小星，一把抱住伏在地上，他抬头一看，这是在一处山崖上，旁边是一架冒着青烟的运输机，江修娟在机尾旁边挣扎不起，杨宏业伏在机头的轮胎下，举枪射击。言顺一下记起来了，他是随特务头子汪元成坐运输机从四门山逃出来的，搭机的还有杨宏业、杨小星父女和江修娟，现在看到了这三人，那与杨宏业对射的就是汪元成和飞行员。言顺恨汪元成挟持自己离开亲人，他看了看情势，把小星安顿在一块山石后，就向机尾跃去。他虽年纪不大，但当过民兵队长，颇有战斗经验，他从后面包抄过去，打算来个两面夹攻。言顺刚跃到舵叶后，看到那飞行员提枪摸了过来，就抢先开了火。战场上比的是脑灵眼明手快，谁慢谁就下地狱。言顺解决了飞行员，就去找汪元成，可搜寻了一阵，不见那老

特务的踪影。他摸到一块巨石后，直起了腰，忽然一个黑影扑来，把他推倒在地，与此同时，响起一阵枪声。言顺跳起来，看到汪元成和杨宏业先后倒在地上。

原来汪元成看到飞行员死了，知道对方增加了战斗力，形势逆转，变成自己势单力薄，就爬匿到那巨石上，以图居高临下出奇制胜。杨宏业很有山林作战经验，利用树木地形的掩护潜行上去，不料言顺也闯了过来，他听到山石上有动静，知道情况不好，就腾身扑上前，一手推开言顺一手开枪。结果两人都中弹了，汪元成摔下山石一命呜呼，杨宏业身上中了两弹，血流不止。言顺一直把这位四门山的少山主视为土匪头子，是自己的敌人，现在见他竟舍身相救，不由得又惊愕又感动，就一把扶起杨宏业，问：“参谋长，感觉怎样？”

杨宏业咧咧嘴，道：“还叫什么鬼参谋长啰，去看看小星和修娟吧。”

言顺才二十一岁，本是跟随堂兄言雪峰（张胜）打入匪巢四门山，完成上级交给的特殊任务，不料特务头子汪元成搭乘运送军火的运输机逃离时，为了控制言雪峰，要带着言顺走。为了顾全大局，兄弟两只好分手，想不到坠落在这深山密林之中，更想不到汪元成如此歹毒，大难之中不是相扶而是相残，要不是杨宏业舍身相救，他可就没命了。言顺一边给这个昔日的敌人包扎伤口，一边说：“事有轻重缓急，血流出来就回不去了。”

杨宏业摇摇头说：“我一下死不了，如果小星和修娟出事了，叫我以后如何向修竹母子交代啊！”

言顺想不到杨宏业在自己负伤之时，竟然首先想到的是亲人，不由得又增加了一份好感，他正要开口，杨小星拉着苏醒的江修娟跑了过来。两人一见杨宏业血染衣衫，吓坏了，杨小星扑上前，哭道：“爹爹！爹爹！你不会死吗？”

杨宏业见她们安然无事，放了心，他摸着女儿的头，安慰说：“当然不会死，你言顺舅舅不是在给我治伤吗？”

在四门山，张胜（言雪峰）和张利（江修娟）兄妹意外相认，言顺当然就成了江修竹的娘家人。杨小星还只是个五六岁的孩子，但很聪明，她看了看，问：“舅舅，你没有药，怎么给我爹爹治伤？”

言顺点点头，说：“我先给你爹爹把伤包扎好，不流血了，再去找药。”

江修娟四处看了看，催道：“我们快去找药吧。”

言顺扶起杨宏业，一边走一边说：“山上有毒虫猛兽，不安全。把他们父女安顿到飞机上，我们才好放心去找药。”

原来运输机在飞离四门山时，被围山攻击的解放军枪弹击中油箱，挣扎飞到这里油尽迫降，可能飞行高度不大，加之密林厚枝的缓冲，摔到地面除机翼、机尾断折，窗破门裂外，机舱尚还完好。言顺和江修娟把杨宏业抬进去，找了床军毯铺好，扶他躺下，然后又把杨小星抱进去，才放心离开。两人走到山崖边一看，只见前面是一条很深的山沟，对面是一座望不到两头的莽莽大山，上面有一座馒头状的光滑巨石；转过身打量是高树粗枝，密林深深，好似身处窖井之中，言顺叹了一口气说：“看来我们又陷于第二个四门山了。”

江修娟现在关心的是杨宏业的伤，她拍了拍言顺问：“你到底懂不懂草药？”

言顺四处看了看说：“我婶娘何秋珍是当地有名的草药郎中，小时候经常跟她上山采药，一般止血封口的草药还认得。不过你姐……夫身受枪伤，子弹还在里面，我就没办法了。”

江修娟本叫张利，是共产党大鹰山红军游击队队长张雪峰之女，1935年其父带着大哥张英和二哥张明长征去了；母亲江明娟是游击队

政委，就带着不到四岁的她和九岁的三哥张胜在当地坚持斗争。后来，母亲被土匪头子邹麻子杀害，张胜被言家冲的义伯言申保易子而救，改名为言雪峰；游击队员江洪的女儿江修竹长得漂亮，带着她东躲西逃之时，被杨宏业撞见，强抢为妻。江修竹为了保护她，被迫顺从，称她是自己的妹妹，叫江修娟。她从小生活在匪巢，耳濡目染，性情泼辣，视杨家为仇敌，从没叫过杨宏业为姐夫，如果是以前她早翻脸了，可刚才目睹了以前视为仇人的人拼死相护的过程，感情有了微妙变化，便没有否认，说：“先顾眼前，走一步看一步吧。”

大凡名贵的中草药多生长在人迹罕至的险峻之处，言顺和江修娟下到山崖，四处寻找。他们爬到一处危崖下，拨开帘子般的藤蔓，是一个黑黝黝的山洞，两人没心情探幽猎奇，就往另一边寻去。他们扯了一大把止血生肌的草草根根，翻上山崖，看到有一处流泉，正渴得难受，就顺手摘下一片阔叶，卷成杯子状，喝了个够。两人洗干净药草，一边往回走一边交谈，重点自然是这场生死变故。

原来言顺和江修娟思念亲人，飞机起飞后一直靠在机窗边往下张望，由于他们精力过于集中，以致飞机漏油后越飞越低，坠落地面之际尚没醒过神来。两人紧靠窗边，又由于巨大的撞击力，他们随着窗破被甩了出去。言顺摔得远，当场昏死过去；江修娟运气好，被树枝缓冲，摔得不重，但让一截被撞断的树身压住脚，一时抽不出来。杨宏业抱着小星坐在机舱中间，又裹着军毯，父女俩在里面打了几个滚，倒没有受伤。汪元成和飞行员也没有受伤，可这位军统上校特派员逃命不成，摔在这深山密林之中，迁怒杨家装运财物耽误了时间，才招致被共军炮火击中。他见言顺昏死地上，江修娟动弹不得，杨宏业又带着女儿，就恶念顿生，拔出枪来，准备先打死甩在外面的两人，再对付杨宏业父女。谁知杨宏业很警惕，早就提防汪元成了，便抢先开了枪，只是他抱着杨小星，几

枪都没有击中目标。汪元成见杨宏业察觉了自己的意图，带着飞行员连滚带爬躲到一棵大树后，对峙起来。杨宏业知道情势极为不利，唯一的希望是江修娟早点脱身或言顺早点苏醒，就要女儿去看看。杨小星先到江修娟身边，可她只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哪能搬得动那截树？她又跑到言顺身边，又摇又喊，使得言顺及时苏醒过来，化险为夷。江修娟咬了咬牙，问：“汪元成那老特务，为什么要杀我们啊？”

言顺想了想，说：“谋财害命呗！飞机上装了杨家那么多金银财宝，哪能不眼红呢。”

江修娟点点头，恨声道：“那是杨家的财产，却连我们也要杀之灭口，真是太歹毒了。”突然，她蹲下身，轻声说，“有晚饭了。”原来前面树丛里有一只山羊，也许从未见过人，以为处在安全距离，还在安闲地吃草。言顺掏出枪瞄了瞄，然后放了下来，说：“那是只母羊，正怀着羊羔呢，不能打。”江修娟笑了笑说：“看你还挺有慈悲心肠呢，可我们用什么填饱肚子？”

言顺一边走一边说：“慈悲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打猎有个规矩，母兽不能打。山中能吃的不少，填饱肚子不会有问题。”

江修娟冷笑道：“为什么邹麻子那些土匪烧杀抢掠，没有同情心？为什么汪元成这些特务滥杀无辜，没有同情心？”

言顺发现了目标，他手里的石头一甩，打到一只野鸡，才说：“他们已经退化，变成了猿人。”

两人一路猎到两只山雉一只野兔，又采了一包草莓，回到飞机前。江修娟见小星闭目趴在窗后，显然是倚窗而望，时间久了就睡着了。她推开门，一把抱起孩子，心疼地说：“大人造孽，带累孩子受罪，真是报应啊。”

杨宏业听了，长长叹了一口气，说：“唉！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买，

但愿报应只报到我一个人身上。”

言顺是个很讲感情的人，杨宏业舍身救他负伤，现在不但没有了敌意，而是心怀感激之情。他把杨宏业扶起来，选了把药草放进口里一边嚼，一边解绷带，然后吐出嚼烂的药浆敷在伤口上，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江修娟只是有感而发，并不是有意挖苦，听到杨宏业这么说，倒感到自己有点过分了，她见言顺帮她讲话，便叹了口气：“但愿你的马屁没有拍错。”她把小星放在毯子上睡了，就钻出机舱。江修娟有山林生活经验，她选了处地方，扯把干草铺在一块山石上；然后掏出一粒子弹，拧掉弹头，把火药倒在干草上；她捡了块石头往上面砸，没有几下干草就燃烧起来。江修娟随手抓了把干枝添上，火就生了起来，她要准备晚饭了。

言顺给杨宏业敷上草药安顿好，在工具箱里找到一把军用铲，他跳下飞机说：“修娟，我去把那两个人埋了。”

江修娟皱皱眉：“让那些坏蛋暴尸野外。”

言顺摇摇头：“人死为大，再说也不知我们要在这里待多久，有两具尸体在旁边，总腻歪嘛。”

山区的夜来得快，太阳一下山，天就黑了。好在几个人都有山林生活经验，言顺找来一大堆干柴，又劈了许多油柴照明，他知道山区这时节晚上气温低，就在机舱里铺上厚厚的泥土，弄了个火塘。江修娟把两只山雉和那只野兔烤熟了，又用竹筒打来了山泉水，还采了些野果，于是四个人围坐在火塘边，一边吃一边聊。主要的话题当然是如何脱困，综合三人的经验，商量走出这深山老林的基本走向。现在问题是杨宏业有枪伤在身，无法行走，何况是这种根本没有路的地方。经过一番商讨，决定杨宏业在这里养几天伤，江修娟负责生活和看顾小星，言顺先去探

探路。

把机舱当灶屋，外面是山林是松涛，不时还传来虎啸狼嚎；里面烧着火，吃着野味山果。杨小星毕竟是孩子，感到新鲜，一会儿吃兔肉一会儿啃鸡腿，还不时外面看看里面蹦蹦，当听到猛兽的吼叫声，她害怕了，拱到江修娟怀里，一会儿就睡着了。杨宏业看了看女儿，道：“还有件事，不知你们想过没有？”

言顺加了几根柴，问：“什么事？”

杨宏业拍拍旁边的小包大箱，说：“就是这些财物。”

江修娟一听，就翘起了嘴巴，顶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管这些东西，真是要钱不要命。”

杨宏业长长叹了口气说：“娟妹啊！钱这东西既能济恶，又会行善，关键是看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如果这么多金银财宝留在这里，万一让坏人找到了，就有可能济恶，你愿意吗？”

言顺点点头，他想了想说：“我们连走出去都没有把握，又怎么把这么多东西运出去呢？”

杨宏业指了指他们说：“你们三人走出去应该没有问题，所以我想把这些财物先找地方藏匿起来，将来你们需要时就来取。”他顿了一下，“这些财物可以作为你们的立身之本，多做好事善事，为我杨家赎罪。”

言顺听了，感到有种不祥之感，忙说：“我们采药时发现一个山洞，很隐秘，可以把这些东西藏到那里去。不过，你要为杨家赎罪，这是善心善行，该你自己干，可不要推到我们身上。”

杨宏业笑了，道：“当然。只要上天给我这个机会，我决不食言。”

言顺一早就起身探路去了，下午回来时，采了一把草药，又猎到一只黄鹿，可以解决几天的口粮。江修娟心灵手巧，用运输机的金属皮敲了一口锅，用山上的楠竹做了几只碗。这天晚餐，炖了一锅山鸡汤，烤

了一腿麂子肉，又烧了几个野山芋，虽是山珍野味，可没有盐，还是难以下咽，大人能对付，而小星却苦着脸。言顺想了想，钻进驾驶室，在一个角落里竟找到一听罐头，打开一看是牛肉的，忙拿了过来。小星接过来一看，可高兴了，忙挑出来往口里塞。江修娟一看抢过来，夹出一块牛肉放在鹿肉上擦了擦，说：“小星，只有这一听罐头肉，要省着点吃，把牛肉和鹿肉放在一起嚼就有盐味了。”

杨宏业经过几天草药的内服外敷，有所好转，拄着棍子勉强可以走动了。他知道伤口里子弹无法取出来，草药再好，也不会有大的进展了，于是同言顺和江修娟商量，隐藏好财宝就下山。

第二天，言顺和江修娟开始藏宝，他们一人提了只皮箱下到山崖，往那山洞走去。箱子不大却很沉，加上坡陡又没有路，很是难行，几次差点摔了下去。江修娟一路走一路埋怨，好不容易找到那个山洞，谁知一掀山藤，一条手臂粗的蛇蹿了出来，不由得大吃一惊，肩上的皮箱落了下去，正砸在蛇头上，箱子也摔开了，滚出黄澄澄的金砖。江修娟拍了拍胸口，见蛇死了，苦笑道：“蛇啊！你可怪不得我，是你先吓我的。不过世上被金子砸死的实在不多，你该自豪。”

言顺捡起几根金条往洞里甩去，见没有东西出来了，说：“里面可能没有他物了。”他钻了进去，可没走多远，就看不清地面了，只好把箱子放下，转身走了出来。他走到洞口，看江修娟拿着两根金条敲了敲，又放在耳边听了听，便笑道：“别欣赏了。里面太黑，回去弄光亮来才行。”

两人改进了方式，用山藤做背兜，把那些箱子、袋子放兜里运送。言顺背着一个箱子，手里抓了一把油柴，走在前面。江修娟背了一个帆布袋子，手里拿了一把干竹片跟在后面。背着省力，加上路径熟了，快当多了。言顺钻进山洞，用火种点亮油柴，发现这个山洞很深，又有几

条岔洞。两人选了处认为合适的地方，就把背上的东西放了下来。他们走了不知多少个来回，终于把飞机上大包小箱的金银珠宝运进山洞。最后一次，把散落在机舱里的金条、银圆、珍珠、玛瑙等五光十色的东西收拾到一个皮箱里，运送到洞中。言顺在堆码点数，江修娟把玩箱中的珠宝。奇怪！没见过金银财宝倒没有什么感觉，可只同这些黄白之物近距离接触这么点时间，就爱上了它们。离开时，两人各抓了一把塞在身上。从此，他们走上了一条同金钱打交道的人生之路。

第二天早早出发了。他们一开始就走得很艰难，从山崖下到谷底，根本没有路，好在言顺在前几天的探查中走过，心中有数。他一手扶着杨宏业，一手拿着那把军用铲在前面开道；江修娟带着小星时而背时而拖，跟在后面。言顺知道在山林中行走，猛兽尚在其次，最难提防的是毒虫，他一路挥舞着铲子横扫猛敲，以收打草惊蛇之效，并采了些药草捣烂涂抹在每个人暴露的皮肤上，防止毒虫叮咬。他们好容易下到谷底，休息了一会儿，又上路了。一行四人沿着山沟往下走，谁知走着走着，言顺感到脚背麻痒麻痒的，他脱鞋一看，上面叮着一条山蚂蟥，原来他鞋子破了，这厌物钻了进去，吸了一大泡血，像一颗熟透的草莓。言顺知道对付这东西不能用强，它的嘴扎进肉里，扯断了嘴还留在里面，血照样往外冒。他四处看了看，从溪水边扯了一把辣料草，搓碎把汁水滴到它身上，山蚂蟥立刻掉下了地。就在这时，江修娟发出了尖叫，发现自己手背上和小星的脖子上也叮有这厌物。原来山蚂蟥无处不在，地上树枝草叶上都有，防不胜防，江修娟背着小星，无暇顾及，中了暗算。江修娟长期生活山林，胆子不小，但这软体动物面目太狰狞，看到就让人头皮发麻，何况叮在身上，不由得惊叫起来。言顺上前把辣料草一抹，就手到蚂蟥掉。

他们第一天总算走出了那条山沟，夜里宿在一个山洞。白天采了些

野果吃，晚上用在路上弄到的猎物烤了吃。可睡到半夜，就被不速之客惊醒过来。由于太累，他们睡死过去，洞口烧的火熄了，几只豺狗找来。幸喜睡在外面的言顺警睡，睁开眼见势不妙，便开了枪。山里人知道，碰到老虎、豹子还不算可怕，最麻烦的是豺狗，它们生性凶残，报复性强，又是群体活动。这几只豺狗捕猎不成，还中弹受伤，不由得凶性大发，仰天长嗥，招引伙伴。没有多久，随着一阵阵狂厉的嗥叫声，洞口聚集的豺狗越来越多。言顺看清对象，知道惹上了大麻烦，他赶紧加柴，把火烧旺，毒虫猛兽最惧的是火光。几个人惊醒过来，严阵以待。好在柴火准备足，三个大人又有三支手枪，不时放一枪，以壮声威。言顺几人不敢出去，豺狼不敢进来，一直相持到天亮。杨宏业很有山林生活经验，天刚亮，他就挣扎着站起来，带着其他三个人站到洞口，一边开枪一边呐喊。豺狗欺软怕硬，见对方人多声势大，知道讨不到便宜，都夹着尾巴跑了。

第二天走出了原始森林，杨宏业看了看方向、山势，指着旁边一个山垭说：“往那里走吧。”言顺前几天探路来过这里，但没有上那山垭，知道杨家几代人聚啸山林，经验绝非自己能比，就扶着他一步步爬了上去。杨宏业歇了歇，挣扎着站起来，找到一处视野开阔之处，他四处看了看说：“这是雪峰山南麓靖州境内的原始森林，离四门山并不算远。”他思索了一阵，坐在一块山石上，掏出钢笔，又在一个小本上画了起来。杨宏业一路走来，每在转弯处或看到有特殊的地形地貌，皆要停下来记在那小本子上。这时，杨小星在那边喊：“爹爹！舅舅！这里有好多杨梅，快来吃。”

山垭那边有几棵杨梅树，挂着又大又红的果子，这些日子吃没有油盐的野菜和野兽肉，真如水浒好汉所讲，淡出鸟来了。言顺扶着杨宏业走到杨梅树下，举手可摘，吃了个饱。

现在有了行走方向，脱困有望，但这么久没有吃粮食和油盐，加上体力消耗过大，走到下午时，他们几乎是举步维艰。杨宏业一直咬牙坚持，但毕竟有伤在身，行动越来越困难。言顺开始是扶着杨宏业走，后是携着他行，涉水过堑爬崖还要背着他才能通过。现在时而搀时而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石窟，加之天色也不早了，就住了下来。吸取先天晚上的教训，他们准备了一大堆干柴，言顺拖着疲惫的身体，又弄了个栅栏。晚餐烤了只野兔，吃了些果子，江修娟和言顺分值上半夜和下半夜，就和身躺下了。杨宏业看女儿睡着了，就说：“你们明天带着小星先走，找到人再来接我吧。”

言顺一听，就翻身爬了起来，摇头道：“不行。你身上有伤，一个人留在山里太危险。”

杨宏业叹了口气，说：“我不能拖累大家，你们趁着现在还有力气，带着小星走出去，我就感谢你们了。”

江修娟想了想道：“那我们明天休息一天吧。”

杨宏业摇摇手：“不行。这么久没有吃粮食和油盐了，身体消耗不起，拖一天就多一分危险。”

言顺往火堆里加了块柴：“不行！有难同当！”他躺了下去，“我休息一晚，明天又有力气了。”

天一亮，言顺用山藤绑了个架子，把杨宏业背在身上，招呼江修娟拉着小星，又开始攀山越涧。他们看到有山果的地方就停下来，一边休息一边填肚子。这样走走歇歇，气喘吁吁，翻过一座山梁，终于发现人的痕迹——一条羊肠小道蜿蜒而下。言顺累坏了，但希望鼓舞着他，坚持到下午，看到那边溪坎上有两户人家，经过三天的披荆斩棘，艰难行程，终于见到了人烟，他腿一软就坐到地上。江修娟也累坏了，她放下小星，喘了几口气，说：“顺哥，你先休息一下，我过去找人来帮忙。”

言顺实在背不动了，他想了想，摇摇头，道：“你们在这里休息，我过去看看。”他放下杨宏业，扯扯被树枝荆棘划得稀烂的衣裤，往那边走去。

这是一个依山傍溪的小山村，掩映在一片桃林之中，走近了才知不止两户人家。言顺走到村头一户杉皮盖顶的人家，看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妇人正在门口的石槽里舂米，就走上前，问：“大姑，你家有吃的吗？”

老妇人见言顺衣破裤烂，又一屁股坐在地上，以为是叫花子：“你怎么讨饭讨到这山沟里来了？”她走进屋拿出几个熟红薯，又看了看他，道，“你年纪轻轻，何必乞讨呢，随便干点什么也能糊嘴巴。”

言顺知道不能讲真实情况，他已想好了托词，于是一边吃一边说：“我们不是讨饭的，是遇到了土匪，在山里迷了路。”

山里人憨厚、善良，这叫肖二姑的一听大惊：“啊！碰到土匪，那可遭罪了。”她顿了顿又说，“现在解放军来了，土匪只有跑到深山里躲起来了。”

言顺知道这里解放了，放下了心，说：“大姑，我们还有三个人，有个人被土匪打伤了，能不能请您找几个人帮帮忙？”

老妇人点点头，走进村子，找了三个人过来。言顺掏出两块银圆交给老妇人，说：“我们有好些天没吃饭食了，请你弄点好东西，也好谢谢这几位帮忙的大哥。”

老妇人接过钱，高兴地抓鸡宰鸭去了。

言顺带着三位壮汉一边走一边交谈，得知这小村叫向家溪，属绥宁县，刚解放。三条汉子轮流背着杨宏业，很快到了村子，安顿在肖二姑的床上。江修娟和小星不等菜饭熟，就抓起熟红薯吃起来。言顺走到小溪边扯了一把半边莲，把药洗干净，又浇水擦了把脸，回到肖二姑家。他解开杨宏业身上的绷带，发现伤口开始化脓，不由得大惊，忙把药塞